

綦江縣文史資料

第 五 輯

政协四川省綦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綦江文史资料

第五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政协四川省綦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五月

本期编辑：程宏远

霍凤栖

潘德潜

黄资训

万邦荣

黄 荣

发信要星出基新以器树烟

对合是委改册牌资史文

二五第页此一

目 录

辛亥革命在綦江·····	政协綦江委员会 (1)
王良烈士事略·····	民政局志下编 (8)
叩则鸣·····	吴 绪 (11)
胆识过人，化验为夷·····	
张伯庾、龙鼎吾口述 万邦荣整理	(15)
綦江“三廷”·····	潘德潜 (17)
张华庭的《劝民息讼篇》·····	张集新 (24)
石角往事·····	曹伯章 (26)
在两省七县教书的岁月·····	曹曙中 (30)
鸡公嘴(綦江风光)·····	竹 天 (37)
邓仁坤照镜子(掌故)·····	欣贤搜集整理 (39)
三江镇文化概况·····	万邦荣 (42)
《一一闻》和《正视报》·····	
·····	吴荣逵 肖朝镛 叶安模 (63)
君赞天台第几家·····	雁 迅 (73)

辛亥革命在綦江

政协綦江委员会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我们特转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辛亥革命在綦江》一文，以资纪念。

——编者

同盟会和立宪派在綦江县的活动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在綦江这次革命的领导关系上有着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它不是象许多地方那样主要由同盟会领导，而是由同盟会和立宪派联合领导，而它们两者之间的联合，又不象一般联合那样由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合，而是由两个组织间的一些成员相互渗透，各起作用。起义的力量是以共进会员池列五为首的綦江、江津两县哥老的力量。共进会是同盟会的一个支流，但领导和帮助池列五在哥老中发展共进会组织的，不

是同盟会在綦江的领导人杨晴霄和杨锦云，而是立宪派的池汝騫。在攻打县衙门时，担任正副指挥的是池汝騫和池列五，但在县官捧印待交的时候，决定派池汝騫为代表去接收县印的，又是同盟会员危抚辰。以下作事实的叙述。

清朝末年，綦江县也和四川的许多县一样，派了一批学生到日本去留学。这批留学生在日本，不少的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綦江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参加同盟会的有：赶水的杨晴霄、杨锦云，东溪的陈柳东、夏江秋。他们由日本回国时，便带上了革命的火种，在綦江境内展开了革命的宣传、组织活动。同时，另一个日本留学生池汝騫，参加了立宪派，回綦后即被选为四川省咨议局的议员，参加了成都西顾报的工作。旋因川汉铁路争路风潮爆发，咨议局长蒲殿俊、罗纶被捕，议员惊骇作鸟兽散。池汝騫也由成都回綦江，暗地进行保路活动。

同盟会在綦江的主要活动，主要在知识界、工商界。通过杨晴霄、杨锦云的宣传活动，知识界加入同盟会的有：赶水的张仙槎、熊次消、张树楠，东溪的危抚辰、陈硕凡、田斗寅、陈京慵，石角的李雪琴、谢松泉，永新的代易东等人。工商界的有：大绸缎商谭慰荅，大盐商刘猷陶、刘蓉光、阮文卿等人。他们通过盐商的关系，又拉拢盐防军的统带伍永年、文牍刘璧东等人。盐防军是当时綦江反动武装中一支比较有力的队伍。这部武装的统带被拉拢，对同盟会的活动，有一定的便利。同盟会在綦江的领导人物是杨晴霄、

杨锦云。他们活动的范围和发展的对象，一般都偏于上层人物，这正是他们阶级局限性的必然结果。嗣后，杨晴霄因应杨沧白、石青阳之约，到重庆去参加革命工作，綦江同盟会的领导任务，遂由杨锦云负责。

立宪派的池汝騫自成都逃回綦江后，借同宗之谊，和永新的哥老首领池列五拉上了关系。池列五名义上是共进会员，在綦江、江津两县的哥老中有一定的威望。池汝騫利用池列五的关系，在两县的哥老中展开保路的宣传和共进会的组织。不久，綦、津两县的多数乡镇都有了共进会的力量。綦江的哥老首领唐少廷、苏东山、黄守愚、周祝三、张焱辉等；江津的哥老首领郭云程、彭鸣钧、邓老偏等都参加了共进会。他们又借哥老的关系，打进盐防军（原名安营）、保綦营（地方武装），所有这两个部队和县官的“亲兵”以及总爷衙门管城门钥匙的头目，都和他们建立了联系。而保綦营的统带黄守愚也是共进会员。因此，立宪派在綦江的基层社会里，有一定的力量。

同盟会具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有鲜明的奋斗目标。立宪派本是企图投靠清朝，猎取高官厚禄的，因受了清朝反动官僚的梗阻和压迫，才转而反对清朝。它没有鲜明的革命目标，和同盟会本来是矛盾的。不过，在綦江的立宪派的基础是哥老，而哥老会也带有“兴汉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因而容易接受同盟会政治纲领中“驱除鞑虏”这一点。加以武昌大起义

后，各省先后响应，四川的不少县份也纷纷起义。大势所趋，促成了同盟会与立宪派合作，发动了綦江的起义。

辛亥起义的经过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阴历冬月初），池汝騫、池列五鉴于各地独立的消息不断传来，县中群众的革命情绪日渐高涨，认为在綦江起义的时机已到。遂约集綦、津两县的哥老首领在江津的广兴场开会，商讨起义的具体办法。这次会，凡是和他们有联系的各镇乡的哥老公口，都派有代表参加，城内四个公口，也都派去了出席的代表。这次会议，决定了起义的时间，对有关起义的各种标备，都作了具体的部署。会议决定：以各镇乡原有的“乡团”为起义的基本队伍，并一律改称同志军。武器方面，以乡团原来使用的为主，再动员群众，拿出私有武器作补充。并根据武器的类型，分别编成前膛枪、洋抬枪、明火枪、梭镖、矛杆、大刀等队、组，以便指挥。在会上对攻打县城的计划，也进行了研讨。根据城内哥老和守城的各种力量均建立了关系的情况，决定了“里应外合”的攻城计划。按照计划：同志军分东、南、北三路进攻县城。东、南两路在城外埋伏，防止城内守军外逃。北路担任主攻。城内的哥老负责和守城的反动力量联系，特别要使掌管城门钥匙的人，当夜对北门只关不锁，以便攻城部队长驱直入。会议完毕，各地哥老即返回原地准

备。各乡镇的队伍，依其地区在县城的某一面，即编入某一路同志军，执行攻城的任务（如永兴场在县城的北面，永兴的队伍即编入北路同志军，担任攻打县城的主攻任务）。

到了规定起义之日的夜间，北路的永新、升平，三会各乡，江津的广兴、五福各乡的队伍，借“齐团”为名，携带武器，整队出发，扬言到新渡去集中点团，实际是到预定的甑子场集合。当夜各乡镇实到的队伍约五百余人，公推池列五、彭鸿钧为攻城指挥，宣布了攻城的步骤后，队伍即向县城进发。队伍进抵县城时，城门已开。池、彭两人率领洋抬枪队和大刀队直扑县衙门，将其重重包围，并向伪县官齐声喊：“交出县印，饶你不死！”县官顾浩成从梦中惊醒，见革命队伍已冲入衙门，知大势已去，欲扑荷花池跳水自杀。左右劝阻他说：“交了印就可以不死，还是把印交了吧”。顾浩成听到活命有望，连忙整理衣冠，双手捧举县印，走出大堂，请同志军派代表接收。在顾浩成未出面以前，大家都在高喊“顾浩成交印，”及顾浩成捧出县印，请求接收，大家反而面面相觑，无人接手。后经同盟会员危抚辰提议：由池汝骞代表接印。顾浩成在交印时，又怕革命不成，他失了印信，会受清朝政府的惩罚，他又哭丧着脸向池汝骞说：“你们革命一定要彻底，不然要诛九族啊！”

在北路同志军包围县衙门的时候，东、南两路同志军又去沱湾攻打经征局。局长正酣睡在床，惊醒后刚想起床，连衣、鞋都没有穿好，同志军即破门而入，将他从床上拖下

来，带上铁链，押着向城内走去。他当时吓得魂不附体，不断向同志军哀求，“大王饶命！”经征局的财物，在纷乱中略有损失，但为数不大。所幸大生美银库是同盟会员刘献陶任经理，由于他保护得当，并尽先请派同志军看守，尚无损失。

池汝騫夺得县印后，即会同危抚辰召集各路哥老开会决定：城内秩序，由各公口负责维持，并传锣通告全城铺户居民，照常营业，各安生理，不要听信谣言，不要扰乱秩序。城内居民，得悉同志军业于夜间进城，夺取了县印，大家非常兴奋，自动用白布做成旗帜，在正中写上一个大的“汉”字，插在各家的门首，以示欢庆，而表拥戴。

池、危又会同决定：一面令同志军移驻城郊，一面又召集城内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商讨建立新政府的办法。会中大家一致认为：新政府应由革命党的首领领导，才能办好庶政，符合人望。决定推派代表到赶水去欢迎本县同盟会的领导人杨锦云来县主持大计。杨于起义后的第二天，偕同一批同盟会员和赶水方面的同志军进城。池汝騫、危抚辰和各公口的哥老，城区的群众，出城迎接，并燃放鞭炮，将杨锦云欢迎入城。

杨锦云进城后，池汝騫向他交了县印。杨接印后，即在县中学堂（今中山路小学）成立綦江县军政府，出示安民，宣布綦江独立。军政府由杨锦云任都统，危抚辰任行政部长兼理县事，陈硕凡任教育部长。保綦营改为警备队，作为

军政府的警卫部队。盐防军在同志军起义时，尚能严守中立，所有官兵，暂维原状，听候改编。另外又把同志军选编了若干哨，委派哨长，分驻各地，维持治安。起义后，綦江四境安堵，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意外的破坏。次年春，重庆军政府与四川军政府合并，省委派的綦江县知事欧阳尔彬（同盟会员）到县视事，军政府遂告结束。

（原载《四川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王良烈士事略

《民政局志下编》

王良，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初期著名的军事指挥员，又名化咳，字傅良，一九〇四年八月五日出生于綦江县永丰乡三槐坝。六岁开始在家读书，继入綦江县立高等小学校。毕业后，十二岁考入重庆华英中学（教会学校）。爱好英语，也爱学中国文学。他聪明忠厚，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中小学时就有远大抱负。一九二四年秋，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在叔父王奇岳进步思想的启发教育下，爱读《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当时学校教育，尤其教会学校的洋奴教育极为不满，于一九二五年毅然同霍步青、霍锟镛等到广东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先学步兵，一九二六年转入军官班学骑科。一九二七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军校，一面学习军事，一面悉心研究政治，通过学习，认清中国革命的方向，决意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共产主义而奋斗。其时，王良的四妹化萱在重庆二女师读书，他曾写信给父亲说：“男自出川以来，并未接到四妹一

信，不知何故？重庆二女师校，完全是国家主义机关学校，此种学校借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美名以欺人，他们所讲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与一般革命者所想的国贼强权完全相反。他们在《醒狮报》上发表文章说，现在革命军是赤色军队，俄国是赤色帝国主义。凡属革命之士，莫不知俄国为扶助弱小民族之国家，革命军为救国救民之师，由此可见国家主义之为何物。望大人务函向四妹说明，以免误入歧党。”可见王良当时革命立场何等鲜明！

北伐胜利后，军校迁移武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宁汉分裂后，王良奉派至湖南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前往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九年任红四军第一纵队一支队长，随军转战赣南，挺进闽西，开辟中央苏区，先后参加了伏击大柏地，解放汀州，三战龙岩，攻克上杭等战斗，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支队长等职。一九三〇年十月，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他英勇善战，屡建功绩。同年十一月，蒋介石调集十万重兵，采取“并进长追”和“分进合击”的战法，对中央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王良积极执行毛泽东同志在罗坊会议上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率部东渡赣江，退到根据地内线作战。十二月底，在龙岗反击战斗中，他率部冒雨急进，机智灵活地迂回敌之侧后，向敌阵发起猛攻，协同友邻部队肖克、张赤南率领的红十二师，一举全歼敌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不

漏一人一马，俘敌九千余人，并在溃散的敌群中，活捉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首仗的胜利，受到方面军首长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的特别奖励（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将缴获张辉瓒的一块表奖给王良师长。这块表现存放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在二、三次反“围剿”期间，他率部参加了富田、莲塘、良村、黄坡等会战，表现无比骁勇。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红军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王良升任红四军军长，罗瑞卿为政治委员。四月，率部参加东征福建战役，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攻势，长驱直下，痛快淋漓地消灭福建军阀张贞部两个旅近四个主力团，俘获四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收复龙岩，解放漳州。接着分兵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政权，筹款扩大红军，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物质力量的准备。东征期间，王良要求指战员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严格贯彻执行入城政策和纪律。红四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闽南群众中传为佳话。同年六月十三日，红四军奉命返回赣南根据地，在路经武平县大禾乡时，遭蓝启观匪部袭击，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叩 则 鸣”

——忆庞石帚先生二、三事

吴 绪

庞石帚先生是我的老师，上过我们的中国文学史唐代文学部份。时光流逝，近三十年过去了，我还不知道他是綦江人。去年，《綦江新县志资料》第一辑出版，在“綦江县名考”一文中，始知先生原是綦江县万兴乡人。庞先生上完我们那个年级的课，因年事高，身体差，就再也没有上课，只在家里带研究生和做研究工作。我们可算庞先生的最后一批学生了。我在庞先生的家乡工作了二十五年，没有辱没先生的盛名，为先生的乡梓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可算没有辜负先生的教诲，差可告慰于先生在天之灵。

我是一九五六年进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学习的。进校后，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中文系老师的情况，从老同学那里最先听了庞石帚先生是川大中文系的三级教授。为此，我们都想早点见着他。可是，因为他的家在校外，平时不经常到学校来，苦于没有机会。不久，四川大学的校庆到了。在各系举

行的成果展览上，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科研成果。有论文、有专著、有成品、有手稿；有老师的，也有学生的。使人眼花缭乱。当看到那一大堆杨明照教授的毕业论文《文心雕龙校注》手稿扉页上，有指导教师庞石帚先生的签名，并评为100分时，真使我无比惊叹。惊叹的是杨明照先生早已是中文系的教授，全国研究《文心雕龙》的专家，原来当学生时就有如此的成就。惊叹的还有，杨明照先生当时已算中文系的老先生了，竟是庞石帚老先生的学生，并给杨先生的毕业论文评了100分，足见庞石帚先生对杨先生论文的赞赏程度。因此，我们更想早点见到庞石帚先生。后来，从老师口里或其它方面，零星地了解到一些有关庞先生的情况。比如，庞石帚先生没有上过大学，用今天的话说是自学成才的。他的学问非常渊博，请教他关于中国文学上的问题，他都能及时回答出来，所以有“叩则鸣”的雅号。等等。

我第一次见到庞石帚先生，那是在一次批判会上。一九五七年，在反右后期，庞石帚先生作为学术权威被批判了。在全系的师生大会上，庞先生出现了。其实庞石帚先生竟是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头。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长袍，在台上稍事亮相之后，就让他坐在早为他准备好的座位上了。发言批判的有老师，也有高年级同学。发言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几位曾在庞先生身边工作，作过他的助手或研究生的青年教师。其批判的重要内容，大多集中在所谓“叩则鸣”的雅号上。从那次批判会后，我们有较长的时间没有见到庞老先生了。

大办钢铁过后，学校逐渐恢复了正常秩序。停开了的课程又遵照全日制综合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大纲开齐了。上我们年级古代汉语课的周菊吾先生是庞老先生的学生。一次，我们就庞先生的雅号“叩则鸣”请教周菊吾先生。周先生不无感触地说：“庞先生‘叩则鸣’的雅号不是溢美之辞。所谓‘叩则鸣’，就是庞先生乐于回答别人的问题。”

我还记得一件小事：庞先生给我们上唐代文学课时，有时与上汉赋的老师交叉进行。有一次上汉赋课老师给我们说：“刚才请教庞石帚先生，上次有一个字讲错了，请大家更正过来。”当时我们都为庞先生有问必答，汉赋老师有疑必问的实实在在做学问的精神所感动。要知道，那位上汉赋课的老师，当时已是副教授了。

庞先生大约给我们上了一学期的唐代文学课。他的家离校较远，但从来不迟到。那时学校条件差，除外国专家上课有小车接送外，庞先生都得提前乘公共汽车来校上课。他讲课的声音比较小，为了让一百多人都能听清楚，他不得不提高嗓音，因而不时要喝口开水。只要是庞先生来上课，同学们都提前到教室，抢占前几排座位，以便听得更清楚些。庞先生上课，基本上不带讲稿，坐在讲台上缓缓而谈。翔实的引证，深入浅出的阐述，饶有情趣的描绘和合乎逻辑的论证，总是引人入胜，激发同学们都想亲自去探寻一番唐代文学繁荣的奥秘。庞先生每次讲课，都没有因为受到批判而产生消极情绪，还是侃侃而谈，把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带进课